

文壇五十年

曹聚仁著

正 編

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印行

文 壇 五 十 年

(正 編)

曹 聚 仁

香 港 新 文 化 出 版 社 印 行

文壇五十年（正編）

著作者： 曹 聚 仁

出版者： 新文化出版社
香港大角咀道139號三樓

承印者： 正華印刷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400號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售

[No. 2204]

前 詞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

——王荊公：詠棋。

「文壇五十年」，也是一部回憶錄性質的書，和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彷彿，也可說是由於他那部回憶錄所觸發的。所不同的，梅氏之書，以他個人生活爲敘述的中心；我則以四圍師友生活爲中心。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壇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

我到上海之初（那是一九二二年），就在三益里陳望道先生的家中歇了腳。這位老師，後來成爲修辭學的權威，上海文學界的宗匠；那時，他還只住在比亭子間稍大的後樓中編「婦女週刊」，他的修辭學還不會動手。上海的文壇，還是周瘦鵑、陳栩園、包天笑、嚴獨鶴的世界，徐枕亞的玉梨魂，那部哀艷的小說，也正在時行，連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都沒上場呢！我還記得從上海民國日報的破舊樓梯下來，走過神州日報的黑牆頭，總把那份張貼着的「晶報」細細看了一遍，那是張丹斧、馬二先生（馮叔鸞）、袁寒雲的天地，中國早期的小報。他們於才子佳人以外，夾點詼諧諷刺的情調，會心微笑，讓我懂得一點理學氣氛中所沒有的風趣。和陳望道先生時常往來的，如沈定一（玄廬）、劉大白、夏丏尊諸先生，這都是新文學的主將，大家都在邵力子先生的覺悟副刊，以及

星期評論、文學週刊，展開文藝的戰鬪陣容，這是代表五四運動以後南方新文學運動的主潮，和隔鄰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相呼應。那時，時事新報代表研究系，民國日報代表國民黨，正是政治上的冤家，而學燈和覺悟兩副刊，對於新文藝的推進，卻是同路人；因此後來，代表新文學運動的文學研究會，一部分是覺悟的朋友，一部分是學燈的朋友，和政治上的歧見並不相關的。

上海民國日報的另外一羣人，如葉楚傖、柳亞子、胡樸庵、胡懷琛諸先生，他們都是清末民初南社詩文舊友，他們的詩文風格，屬於清末的新詩派，而其氣氛則屬於民族革命的，因此，和覺悟這一羣朋友，還是臭味相投的。那一時期，新聞報的新園林和申報的自由談，隱然成一壁壘，屬於禮拜六派的作風，雖說不一定和新文學派相敵對，敵對的意味，依然存在的。可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周瘦鵑的自由談，變成了黎烈文的自由談，嚴獨鶴的新園林以外，添上了小記者（嚴鶴聲）的茶話，這就不是一場平常的變動了。新文學運動，畢竟奠定了基礎，無論詩歌、小說、戲曲都轉了方向，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我們即不說，看了民初的報紙，覺得幼稚可笑，連一份抗戰前的上海報紙，看起來也不夠分量呢！

有一天，鄭洪年先生請客，席上主客是陳石遺（衍）先生，陪座的有葉公綽、張天放、龍榆生諸先生；在這位詩壇祭酒面前，我這個毛頭小夥子真算不得什麼了。席上，他們所談的，都是陳古千年的故事，連榆生都插不得嘴了；在我總像是和羲黃上人相見，格格不相入的了。我是有機會見到沈寐叟、林琴南這幾位宋詩派的詩人的，但我畢竟是劉大白、朱自清的學生，對於清末的宋詩派，起不了什麼興趣的。有一回，一位小姐唸了許多玉梨魂中的詩篇給我聽，這些詩也曾闖進我的心坎，反復環誦，不能自己的，但在重聽這位小姐的吟誦，卻也索然無味了。

清末，有一位新派詩人蔣觀雲，他是我的鄉先輩。曾有一首詠盧騷詩：「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爭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從文壇這一角，正可以看到時代的趨向呢！

目次

一	年輕時代的上海	七
二	一個劉老老的話	一三
三	桐城派義法	一九
四	啓蒙	二五
五	報章文學	三一
六	江西詩派	三七
七	新體詩	四三
八	人境廬詩	五〇
九	譯詩與詩境	五八
一〇	新小說	六五
一一	新戲曲	七一
一二	梁啓超	七七
一三	晚清	八三
一四	民初	九一
一五	「五四」的前夜	一〇一

一六	新青年·····	一〇八
一七	五四運動·····	一一五
一八	新文化運動·····	一二三
一九	新文學運動·····	一二八
二〇	真假王敬軒·····	一三五
二一	嘗試集·····	一四二
二二	新詩·····	一四九
二三	小說的興起·····	一五五
二四	小品散文·····	一六一
二五	覺悟與學燈·····	一六七
二六	北晨與京報·····	一六九
二七	語絲與現代評論·····	一七一
二八	文學研究會·····	一七四
二九	創造社·····	一七七
三〇	胡適與魯迅·····	一八〇
三一	王國維與郭沫若·····	一八六
三二	章太炎與周作人·····	一八八
三三	杜威與泰戈兒·····	一九二

一 年輕時代的上海

一九二二年，我這個毛頭小夥子，從武昌回到了上海，就那麼定居下來了。那時候，我很年輕，上海也很年輕。年輕的人，不知道天之高，地之厚，不考慮上海居不易的問題，也想不到一腳踹進去便是一個文壇。茫茫人海中，我這樣一個鄉下人，當然渺不足道的了！

當時，上海有三個半大好老（上海土語，便是滑頭碼子）；一個是中法藥房大老板黃楚九，他那家藥房，出了一種無鐵質良藥，艾羅補腦汁。因為用腦來「思惟」是外來的新道理，上海人已經知道補腦的重要了。外來的自來血這一類補品，都是掛着鐵質招牌，和東方文化是不十分合脾胃的；他特地標出了無鐵質的特徵。這張藥方是黃楚九的一位老朋友留德的醫生開的，含有一般性安神健胃的作用，而且加點糖漿，頗為可口。艾羅便是「黃」字的英譯，看起來像個洋人，瓶上印的是一位猶太人的照片；這樣補腦汁就銷行一時，黃老板的財就這麼發起來的。他的最後傑作，便是有意想不到之妙的百齡機，他自己卻等不及造百歲坊便死去了！

第二位大好老便是洗冠生；他的母親，當時只是替中法藥房的職員縫洗衣服，兼做點小生意。那時，中法藥房已經開始製造牛肉汁了，他就包下了那大量的牛肉渣，加點醬油、「味之素」重煮一回，用花花綠綠的方紙包起來，這就開始「結汁牛肉」的大買賣了。（有人看着他們發了大財，也仿着用牛肉來做結汁牛肉，成本重，味兒輕，反而虧了本了。）從結汁牛肉走到大規模的冠生

園，雄視南京路，先後不過十多年的事，也真不容易。

第三位大好老，是一個猶太人哈同；他只是替人看門起家，娶了一個「鹹水妹」（國際性的阻街女郎）。到了清末，已經是地皮大王，靜安寺西的哈同花園，豪華奢侈與皇宮相埒。他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叫學生們見他下跪。養了許多遺老，印了許多古文字的專冊，附庸風雅，名聲大得很。那位鹹水妹，也在西湖上造了一所私家花園，叫做羅苑（今國立藝術院）。哈同花園養了許多清室的太監，關起大門來，他倆是過着帝王的生活的。算起來，他該有八九千萬財產，坐上那時富翁的首席。（那時孔祥熙、宋子文都還沒露面呢！）

還有半個大好老，就是住在南京路虹廟對面的吳鑒光，一個瞎子。他老先生閉着眼睛替人談財氣，每天總有論百做投機的朋友向他問財爻。他是逢單叫他們買進，逢雙就叫他們賣出的（所謂「多頭」、「空頭」），百人之中，每天總有一半靈驗的。輸了財錢的，自認晦氣；贏了錢的，便替他做宣傳，因此，他的瞎運一直亨通，有如對面的虹廟。

這些大好老，都是跟着上海這一座年輕的城市慢慢成長的；一個葡萄牙的小窩三，到了上海，在四馬路張塊布幔，敲敲小鑼，引人看活動影片，一轉眼變成了九家大影戲院老板，賺了論千萬財富回國享福，也不是稀罕的事。說起來，上海真是好地方，所謂「冒險家的樂園」，遍地都是黃金，就看看你的手法和運氣了！也正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等到你有了手面，住在租界裏，閉門成一統，誰敢不向你低頭？那位替杜月笙辦筆墨的楊度，原是洪憲皇帝的宰相；後來做杜府門客的章士釗，也正是段執政的首席幕僚，而今也還是毛氏的門客；上海這一個世界，真是吃野獸奶汁長大的萊謨斯，一脚就跨過那可笑的羅馬城呢！

X

X

X

說起來，中國的文壇和報壇是表姊妹，血緣是很密切的。我們在杭州，看看上海民國日報，每天三大張，葉楚傖先生的社論，和邵力子先生的覺悟（附刊），成爲我們青年人的燈塔，真是了不得的。那知到上海一看，這家窮得要命的領導革命的報紙，局處在河南路南頭三茅閣橋邊的一座又黑又髒的房子裏，簡直可憐得很。那個冬天，他們更是拮据萬狀，排好了新聞，報紙還沒着落，只好抖索索地脫下了皮袍當了買紙再說。年輕人的心裏，覺得革命思想家窮苦一點不要緊，他們的文字，自是光芒萬丈的！過了不久，民國日報也移到望平街上另外一所又黑又髒的房子裏去；說起來，物以類聚，那時的報紙，自該移到望平街上去的。

那年（一九二一年），望平街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時報主人狄葆賢（楚青）先生死了，時報也換了新的主人，由黃伯惠先生來接辦了。時報創辦於清光緒三十年，這家和申報、新聞報並稱爲三大報的報紙，乃是中國新聞界的異軍。狄氏創辦之初，他就說：「我來辦這份報紙，並非來革新輿論，乃是來革新代表輿論的報界的！」時報既出，報紙才採取新聞專電及長篇通信；中國最著名的新聞記者黃遠庸（遠生）便是時報的北京通訊記者。他聘了陳景寒（冷血）任主筆，首立時評一欄，分版論斷；這才有了代表輿論的言論，他注重圖畫，增設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週刊，後來成爲新聞界的共同典型。在五四運動以前，時報總是站在時代的前驅，領導中國的文化，拖着望平街的老爺車向前進步的。

有一回，胡適博士追敘他和時報之間的小因緣。他也是光緒三十年到上海，進梅溪學堂，不到二個月，時報便出版了。「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全國人心大爲震動，但是當時幾家老報

紙，仍舊做那古文的長篇論說、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就是那比較稍新的中外日報，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應此時勢而產生，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夠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夠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之後，不久便成了中國知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就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胡先生自己當時就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專著，都剪下來分訂成若干小冊子的。胡先生除了說到時報短評的好處，說做短評的人，能夠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他又說到時報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學興趣。「每天登載『冷』或『笑』譯著的小說，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的譯筆；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時報當日還有平等閣詩話一欄，對於現代詩人的介紹，選擇很精。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裏引起的。」

狄先生原是清末新詩運動中的一位健將，平等閣主人、慈石、楚卿都是他的筆名。他的庚子俚句，中有「太平歌舞尋常事，幾處風颭幾色旗」「處處壺漿低首拜，原來十國盡王師」等悲憤之詞。他抱革命思想，庚子事變時曾組織救國會於上海，想輸送軍火到漢口去起義的。事機不密，功敗垂成，才一心一意來辦報紙，做文字上的宣傳工作的！

×

×

×

我到上海那年，恰好是王揖唐的「上海新志」出版的一年。這位代表北方政府的和平總代表，和南方代表談不攏來，住在哈同花園，閒來無事，忽發雅興，要來編一部上海志書，用連史紙中裝

精印。可惜，取材雜而不精，體制有似隨筆筆記，沒給我們什麼有意義的材料。倒是那位長毛狀元王韜的漫游隨錄，說到清末上海的社會文化，頗有意緒。那時，西人麥都思主持「墨海書館」，以活字版機器印書。西人「導觀印書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云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書軸以玻璃作窗牖，光明無纖翳，字架東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這是當年平版機印書的情形。

有一回，魯迅曾在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講演初期上海文藝界的情形。他說：「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面印，而在那裏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爲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着的古今體詩之類。這是說才子是公開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裏也看紅樓夢，則我無從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時叫做『洋場』，也叫『夷場』。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來，因為才子是曠達的，那裏都去；君子則對外國人的東西，總有點厭惡，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決不輕易的亂踏。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才子們看來，就是有點才子氣的，所以君子們的行徑，在才子就謂之迂。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日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於是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

仙。佳人才子的書盛行了好幾年，後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見了佳人，並非因爲『愛才若渴』而做姨子的，佳人只爲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於是想了種種制伏姨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佔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爲可以當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裏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與佳人，而是在姨子那裏得了勝利的英雄豪傑，是才子加流氓。」

周先生的講演，乃是有所根據的，即是指韓子雲（松江人）所寫的「海上花列傳」型的小說。據說其人善奕棋，嗜鴉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報館編輯，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於花叢中，閱歷既深，洞悉此中伎倆。他自己說過欲使閱者「按跡尋蹤，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知他年之毒於蛇蠍。」（第一回開宗明義，這部小說，以趙樸齋爲全書線索，說他十七歲時，以訪母舅洪善卿到了上海，遂遊青樓，年輕不懂事，沈溺以至於大困頓；後來，他的舅父，把他送回家去，他又偷偷回到了上海，越來越淪落，以至於拉洋車過活終局。他的妹妹，後來也做了妓女。）清光緒末年以迄宣統年間，這一類小說，非常流行，也正是魯迅所說的才子與佳人或流氓的小說。我到上海那一時期，舊的才子佳人小說，尙未完全過去，新的才子佳人小說，還沒上場。至於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那一種小說，屬於言情的自敘傳，多少也受了茶花女、迦茵小傳一類翻譯小說的影響，已經轉向新小說的路上去了。

二 一個劉老老的話

中國文壇掌故，一部十七史，千頭萬緒，也不知從何說起。恰好有一個自稱劉老老的吳稚暉先生，那時候尚未進入大觀園，愛和朋友們在瓜棚豆架下瞎嚼嘴，也就借他的口吻，開起場面來。

吳先生照例是把我們拖到一家小茶館，擠在一羣泥腳的朋友堆裏，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他是江蘇常州人；常州在滿清這一代，產生了三種特殊人才，一種是法理名家，和浙江紹興齊名的師爺；又一種是理財專家，或爲現代中國銀行界的重鎮；又一種則是陽湖古文家，陶鎔經史，局面比桐城派開展的古文異軍。吳先生乃是陽湖派的異軍，他兼有刑名家之長，而氣勢過之。他自己曾說：「三十歲以前，也曾從經生想到文人，也想將來過了六十，到孔老二刪詩書、定禮樂之年，在詞林文人裏頭有一席位置。乃三十歲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園上街鎮江會館，有位丹陽朋友乘我出門，在我桌上放一條紙規我曰：『學劍不成，學書不成，勇而無剛，朝史暮經。三十之年，胡亂混。』我看了很懊喪。晚上讀曹植與楊修書，他說：『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還是學劍。到明年，還到家鄉，在小書攤上得到一部『豈有此理』（即「何典」），他開頭便說『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忽然大徹大悟，決計薄文人而不爲。偶涉筆，即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過一年，在南洋公學，有

位陳先生，復相約投中國書於毛廁，從此不看中國書。到如今，幾乎成了沒字碑，然身上不帶鳥氣，不致誤認我爲文人，這是很自負的。」

吳先生薄文人而不爲，他心目中的文人，都是中了八股的餘毒，抹消了自己的頭腦，專替別人做應聲蟲，所謂代聖人立言的。他老先生眼見土八股完了，洋八股便來了；革命八股之後，便是黨八股；所以，他要和姓陳的朋友相約不讀中國書。他看見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講國學，對我大大地嘆氣。他說：「國故這東西，和小脚、鴉片、八股文一樣，都是害人不淺的。非再把它丟在毛廁裏三十年不可。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我們和他說陽湖派的古文，他就根本否認自己是文人，他寫給我一封長信，一開頭就說：「文學不死，大亂不止。」他說他的文體，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之精神行之的。這部坊間小說——何典，乃是一部敢於在孔老二的神位前翻觔斗的奇書；作者的見解，能否跳出儒者思想的掌心，又作別論。他的筆法，乃是揉合俗語與經典，村言與辭賦爲一爐的創格。其中有一節寫雌鬼與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貼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風光搖曳，別有不同」，卻又非常典雅。吳先生自己所謂放屁文學，也就是敢於運用最村俗的粗話，如「口寬債緊」一類的名句，而六經皆要註腳，「下體雞腳之辭，比諸黃絹幼婦之妙」，替白話文學開出最寬濶的門庭。他畢竟還是陽湖派古文的嫡傳宗派，其得力於子史以及說部，而敢於對孔老二翻觔斗的，真有了「何典」的「放屁」精神。

吳老先生，從清末以來，一直是國語運動的領導者；一九一三年，主持讀音統一會，審訂了注音符號，到後來提倡拼音文字；他說國語文學，那還是士大夫所穿的皮鞋，爲了一般種田人着想，